

閩
小
紀







關 小 紀

(說鈴之一)

周亮工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紀 小 閩
一之鈴說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周 亮 工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大

閩小紀上卷

樸下周亮工樸園撰

尤物

尤物必不產一地。荔閩、楊梅、三吳、蘋婆、北地，同能不如獨勝。故各散處，以自異耳。三君相見，必莫逆於心。乃世人紛紛，必欲執彝光太真，較量其孰勝，愚亦甚矣。揄揚過當，香火情深，予所不取也。

唱龍眼

龍眼枝甚柔脆，熟時曾慣手登採，恐其恣啖，與約曰：歌勿輟，輟則弗給值。樹葉扶疎，人坐綠陰中，高低斷續，喁喁弗已，遠聽之，頗足娛耳。土人謂之唱龍眼。

絕技

閩中絕技五：會城、去貪和尚之鬼工毬、莆田、姚朝士指環、濟機上之日晷、龍溪、孫孺理一寸許之自鳴鐘、漳浦、楊玉璇之一分許三分薄玲瓏之準提像、福清、郭去問一葉紙上盡書全部陶詩、筆筆倣歐率更。

相思鳥

予過浦城，得相思鳥，合雌雄一籠，初閉一縱，一一卽遠去，久之必覓道歸，宛轉自求，速入居者于其初歸，亦鳴躍喜接，三數縱之，則歸者居者，意只尋常。若田間夫婦有出入，皆可數跡而至，不似閩人望遠，蕩子

思歸也。宿則以首互沒翼中。各屈其中距立。予常夜視之。驚失其久之。覺距故二。而羽則加縱。笑語人曰。視此增伉儷之重。或有言。獨閉雌。能返雄。若閉雄。則否。予視之不然。視同媚鬢。誣此貞禽矣。鬢負雌以遊。人呼曰鬢媚。得雌則雄不去。得雄則雌遠徙矣。

魚魷嬌

閩蘭四時皆作花。氣洩過甚。香無爲芳之力。故不如過嶺之馥。且葉皆怒張。花亦劍立。真是男子所種。不若山蘭。葉孌花盈。枝枝向人索笑也。獨魚魷嬌一種大異。魚魷蘭以色白而莖高。取重于吳越。人皆見之。魚魷嬌則莖質最弱。力不承花。竟以藤絲名莖。莖不受服。亦不忍直。日作莖花一綻。卽橫陳于碧葉中。若春閨思婦。甫勻枕痕。又倦欲寐者。莖莖斜誘。花花曲引。他蘭嫌葉力太盛。不足儷此。則若名姝既醉。非此解事侍兒。不足縱送扶掖。又若非白玉牀。不足當彝光笑倚者。並葉增嬌。將莖都豔。予偶得此種。驕語閩人曰。得火齊木難。足以壓多寶船矣。

龍蝦

相傳閩中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作杖。海上人習見之。予在會城。曾未一覩。後至漳。見極大者。亦不過三斤而止。頭目實作龍形。見之敬畏。戒不敢食。後從張慶陽席間。誤食之。味如蟹。螯中肉。鮮美逾常。遂不能復噤矣。有空其肉爲燈者。貯火其中。電目血舌。朱鱗火蠶。如洞庭君。擘青天飛去時。携之江南。環觀橋舌。

江瑤柱

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綠玉。晃人眸子。而嫩朗又過之。文彩燦燦。不忝瑤名。予驟見之。語人曰。卽此膚理。便是鞭撻海族。不必問其中之所有矣。肉不堪食。美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之美。實亦在丁。人以其無多不審察。故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興化人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味。不堪與車螯伍。何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朵頤耶。余熟以江水。參以玉版。宋去損諸君食之。咸謂食指蠕蠕動也。會城初無此。謝在杭稱好事者。尙云。從來未見其形。未識其味。他可知矣。予至後。令蟹人索之。梅花厂石間。時時得之。十年以來。遂與香螺蠣房。參錯市中矣。乃知海干。原未乏此人。驚以爲必無。不復過而問之。蟹人以無人過而問也。咸棄之不取。聞聲相思者。遂真以爲未曾有也。世之瑰奇異質。人驚以爲必無。不復過而問之。淪落于海沙江泥中。如江瑤者。不知凡幾矣。爲之一嘆。

汀城奇石

汀城東二里許。有奇石數十片。色蒼然。因名蒼玉洞。石磊磊不羣。有臨水竦立者。有相聯附若臂指者。有對峙若戶。環列若屏障者。郡人多觴詠於此。側一石。膚理光瑩。上鐫李斯壽字。予曾搨之。與今篆文頗異。題字皆不可辨。諸石嶙峋。其鋒鑿鑿。河東居民。惑于形家言。每歲除夕。輒私募石工鑿之。諸石鋒稜殆盡。不累月。而石之童禿者。潛生黠長。鋒稜如故。土人則復鑿之。嗟乎。山川靈異。欲恣人力以戕。異亦甚矣。

萬安橋

泉州萬安橋。俗名雒陽。在迎恩門東二十里。長江限之。橋踰數千尺。宋蔡忠惠公所造。泉郡橋之鉅。與萬安埒。與亞之者。可三四數。而四方之人。與泉人。獨好言萬安。其言往往多愚。以謂撰時揆日。畫基所向。鑿址所立。皆預檄江水之神而得吉。如世俗所傳醋字者。至於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絳。每有危險。神則來相。址石所彙。螭輒封之。而公自爲記。及舊泉誌中。皆無是也。公所記寥寥百十言。俱記時日。與所費工貲耳。亦無所鋪張。五百餘年來。後人尙復侈大其事。托于神而美之。當時固視之漠然。與尋常輿梁等。古人信不可及哉。橋盡爲公祠。予甲午過其地。拜公祠下。見公所書二碑。無額無欄。製殊古樸。立公像左右。相傳倭變時。倭舟載其右一碑去。後人補之。今宦其地者。類使人搗碑。郡人憚遠途。又索者多。乃別爲木本。以應泉州僞搗。不止銀錠淳化也。余記萬安橋事。嘆蔡忠惠文字之簡。捫蝨新話云。旣言其長二千六百。又翼以扶欄。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六字爲贅。雖搜剔太些。然六字亦竟可省。

白打

予邵武寒食詩。有幕府健兒猶白打之句。按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楊用修曰。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焦弱侯云。按齊云論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予謂白打。卽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目手不持寸鐵爲白戰。似卽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爲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爲蹴鞠者非。

蝗苗

予爲閩臬時。吳航民有訟隣人拔其蝗苗者。予初意蝗安得苗。及訊之。出一紙裹小蝗。鼻鬣細如蟻蝨。蓋閩人培水田種蝗。盜者洩水。則蝗苗隨之溢。訟者輒曰。拔我苗矣。玉堂閒話中載瀕海人有蔬圃。乃淺水中積沙而成。或爲大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爲人所匿。在百里外者。拔蝗苗。失蔬圃。吳事的對。

橋梁

閩中橋梁最爲巨麗。橋上架屋。翼翼楚楚。無處不堪圖書。吳文中落筆。卽倣而爲之。第以閩地多雨。欲便于憩足者。兩簷下。類覆以木板。深輒數尺。俯欄有致。遊目無餘。似畏人見好山色。故障之者。予每度一橋。輒爲懷嘆。

閩茶

武夷、芳巔、紫帽、龍山、皆產茶。僧拙于焙。旣採。則先蒸而後焙。故色多紫赤。只堪供宮中洗濯用耳。近有以松蘿法製之者。卽試之。色香亦具足。經旬月。則紫赤如故。蓋製茶者。不過土著數僧耳。語三吳之法。轉轉相效。舊態畢露。此須如昔人論琵琶法。使數年不近。盡忘其故調。而後以三吳之法行之。或有當也。建州貢茶。自宋蔡忠惠始。小龍團亦剏于忠惠。時有士人亦爲此之誚。龍焙泉在城東鳳皇山。一名御泉。宋時取此水造茶入貢。

北苑亦在郡城東。先是建州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彝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設場于武彝。遂與北苑併稱。今則但知有武彝。不知有北苑矣。吳越間人頗不足閩茶。而甚豔北苑之名。不知北苑實在閩也。

御茶園在武彝第四曲。喊山臺通仙井俱在園畔。前朝著令。每歲驚蟄日。有司爲文致祭。祭畢。鳴金擊鼓。臺上揚聲。同喊曰。茶發芽。井水既滿。用以製茶。上供。凡九百九十斤。製畢。水遂渾濁而縮。

武彝產茶甚多。黃冠既獲茶利。遂徧種之一時。松栝樵蘇殆盡。及其後。崇安令例致諸貴人。所取不貲。黃冠若干。追呼盡斫。所種武彝真茶。九曲遂濯濯矣。

歙人閔汶水居桃葉渡。上予佳品茶。其家見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盞酌客。頗極烹飲態。正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矜許而已。不足異也。秣陵好事者。嘗謂閩無茶。謂閩客得閩茶。咸製爲羅囊。佩而嗅之。以代旃檀。實則閩不重汶水也。閩客游秣陵者。宋比玉洪仲章輩。類依附吳兒。強作解事。賤家雞。而貴野鷺。宜爲其所誚歟。三山薛老亦秦淮汶水也。薛嘗言汶水假他味。逼作蘭香。究使茶之真味盡失。汶水而在。聞此亦當色沮。薛嘗住劣崩。自爲剪焙。遂欲駕汶水上。余謂茶難以香名。況以蘭香定茶。乃咫尺見也。頗以薛老論爲善。

前朝不貴閩茶。卽貢者亦只備宮中澆濯甌盞之需。貢使類以價貨京師所有者納之。間有採辦。皆劍津廖地產。非武彝也。黃冠每市山下茶。登山買之。

閩人以粗糞膽瓶貯茶。近鼓山支提新茗出。一時學新安。製爲方圓錫具。遂覺神采奕奕。

天姥山茶名綠雪芽。

閩酒數郡如一。茶亦類是。今年余得茶甚夥。學坡公義酒事。盡合爲一。然與未合無異也。蔡忠惠茶錄石刻在甌寧邑庠壁間。予五年前。揚數紙寄所知。今漫漶不如前矣。

延邵呼製茶人爲碧豎。富沙陷後。碧豎盡在綠林中矣。

崇安殷令招黃山僧以松蘿法製建茶。堪並駕。今年余分得數兩。甚珍重之。時有武彝松蘿之目。鼓山半巖茶。色香風味。當爲閩中第一。不讓虎邱龍井也。雨前者每兩僅十錢。其價廉甚。一云前朝每歲進貢。至楊文敏當國始奏罷之。然近來官取其擾甚于進貢矣。

閩酒

閩酒自浦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出。實皆臘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品亦最下。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冽。人世乃有此惡味。莆田以至清漳。皆雙投酒。非火春。不可成。甚不宜人。三郡人皆云。會城無酒。非無酒也。無火春重釀之酒也。會城中以曾家之蓮鬚白爲最。莆人以重九日採草爲麯。郊垌兒女如蟻。歸則和米搗成。如彈丸大。重釀。莆酒名似三白玉帶春。建酒名。莆人以長至前合釀。入夏不壞。襄陵酒名。其麯夜則飲露。晝復曬之。味嚴冽。縱量大者。飲不過五斤。三山以藍酒直益爲最。又有蓮鬚酒。冬白老。酒家每沽人一壺。取灰沃之。味方不變。飲之必渴。或云水鹹。

有灰下之。其酒始成。

白甜。卽官白酒。又有麻姑酒。新醅酒。國人讀醅爲妹。作去音。

短白。卽延平之水酒。延人至今猶用宋錢相貿易。呼爲老錢。

順昌酒。出本縣者佳。酒未釀。曰生燒。順人取藥和之。埋地中。至隔年出之。則藏以小罐。盛以竹筐。運他處

鬻之。亦曰五香燒。

建寧有梨花春。河清。西施紅。狀元紅。以河清爲冠。味沉厚。蜜醅醢。金盤菊二種。亦出建州。

潭陽有賽京華。健步。駐顏。九種蘭。九種蘭。經春夏秋三季。每過一月。則易一種。蘭香。唯李家延賓。則九種

次第而陳。玉液瓊漿。不足喻矣。

建酒俱以冬釀。至春夏。則無所擅其技矣。唯潭是臣所監。麴種。值臘月。用石缸。將種藏之。以收嚴烈之氣。

雖炎暑入釀。與冬無異。名曰是臣石醞。雪酒。收雪水釀之。夏月飲之。可銷暑。

潭善釀者三家。曰詹。曰吳。曰李。李葉青。蘇合酒。金酒。檀酒。皆潭佳品。李葉青爲李家製。以井近錦江。而香

味甘冽。故又名錦江沁液。以酒釀酒。曰雙夾。樵川人。多製之。一名邵春。酒色深紅。歲首用以酌客。

莆以荔枝入釀。三年藏之。其色如墨。傾之。則滿座幽香郁烈。如荔枝熟坐楓亭樹下時也。若福清人。以龍眼

山棗入釀。品斯劣矣。

安定郡王。以柑製酒。名曰洞庭春色。泉漳人。傳其法。曰橘酒。飲有餘香。

菘豆和釀。味亦醇厚。唯葡萄酒。別依西洋人製之。奉其教者。閩俗甚熾。取此酒以祀天主。名曰天酒。若薏苡。則又帶黏矣。

蘭桂菊諸花。閩人皆以釀酒。唯菊。有林下風味。

海澄人善蒸梅及薔薇露。取之如燒酒法。每酒一壺。滴露少許。亦異品也。

海錯

閩中海錯。雖蛤不四明。蟹不秦郵。然種種咸備。使醞漬得宜。亦足匹美三吳。乃釀糟無法。腥鹹相角。土人所珍。蠶醬土苗之類。尤不堪下箸也。

才雋

閩中才雋輩出。穎異之士頗多。能詩者十得六七。壺蘭以下。間有拘字。會城以上。則居然正音。彬彬風雅。亦云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條。凜不敢犯。動爲七律。如出一手。近頗有尤異之士。逸出其間者。然不勝慎守故調者之多。

八閩士人。咸能作小楷。而會城人尤工。此兩浙三吳所未有。勿論江以北也。第舍古法不遵。而專學林處士。龍處士。正書。倣歐率更。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處士意在以勁婉。驛騎兩家。而學者專尙其嫵媚。千腕一律。數見不鮮。並處士亦爲人口實矣。

凡此皆予閩中憾事。至于蘭。過嶺始芬。書十年卽腐。此則天制之。非人力所能爲也。

接龍眼

去閩會二十里。東南隅。多龍眼樹。樹三接者爲頂圓。核之初種。經十五年始實。實甚小。俗呼爲胡椒眼。覓善接者。鋸木之半。取大實之幼枝接之。至四五年。又鋸其半。接如前。若此者三數次。其實滿溢。倍于常種。若一二接卽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尙也。三接者曰針樹。未接者曰野箸。

佛手柿

閩南郊外二十里。曰齊坑。齊氏聚族其間。旁有潭。夾種桃花。相傳唐陳處士隱地。舊名道者巖。巖前有柿一株。根如斗。結實如佛手柑。指屈伸。層疊有長五六寸者。皮穠色味。則皆柿也。余偶得其一。笑謂友人曰。大力如佛菩薩。到此地。亦化爲繞指柔。

穠荔

閩種荔枝龍眼家。多不自採。吳越賈人。春時卽入賞。估計其園。吳越人曰斷。閩人曰穠。有穠花者。穠孕者。穠青者。樹主與穠者。情慣估鄉老爲互人。互人環樹指示曰。某樹得乾幾許。某少差。某較勝。雖以見時之多寡言。而後日之風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與所估不甚遠。估時兩家賄互人。樹家囑多。穠家囑少。

荔歇

荔樹有百年者。四五年者。圍不圓滿。類作雞骨形。雖未飽霜雪。皮輒作濫鐵怪石色。或間一歲實。卽歲實。

亦卽半生。或分四方。歲一方實。土人謂之歇枝。灌培者。識其性。亦歲易其方。余初至閩。署齋前一樹。方歇枝。余顏其室曰荔歇。作荔歇詩。

困關以上無荔

閩困關以上無荔。延建人有終身未啖荔者。汀亦只永定有一二株。漸向南。則漸多。卽地同南。樹較茂。樹同南。枝亦較茂。南枝不歇。實亦倍他枝。

石背

荔葉終冬不落。有蟲如荔核。冬伏葉下。荔始挺花。蟲亦生子。一生十二粒。數應一歲。閩則增其一。土人名曰石背。言背堅如石也。荔之蝨賊。害如菊虎。荔香時。石背輒溺。溺則全枝脫蒂。除禳無術。雨多則尤盛。臬長堂前。荔半熟。將延客命酒。囑吏謹伺之。勿飽鼠雀。吏顰蹙曰。今歲石背多。臬公曰。十倍多。正佳。吏愈答愈不明。至搖頭灑泣。滿堂匿笑。

磴田

閩中壤狹田少。山麓皆治爲隴畝。昔人所謂磴田也。喪亂以來。逃亡略盡。磴田蕪穢盡矣。予寒食登邵武詩話樓。詩有遺令不須仍禁火。四郊茅舍久無煙之句。及觀唐韓偓過閩中。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煙。只見花之句。明張式之撫閩。亦有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之句。千古有同悲也。式之名楷。慈溪人。永樂甲辰進士。以賦此詩爲言者所劾而罷。

茉莉樹

墨莊漫錄載襄陽唐氏瑞香一株。面闊一丈二三尺。婆婆如蓋。下可坐胡床。又李居仁言。舒州山中深巖間。附石生瑞香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餘人。余在樵川。見黃孝廉書齋前。二茉莉樹。高二丈餘。掩映三間屋。高雲客爲予言。連江鐵髯隱處。秋海棠高一丈餘。圍可一二寸許。皆異種也。

燕窩

燕窩菜。竟不別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燕所築。啣之飛渡海中。翻力倦。則擲置海而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啣以飛。多爲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奇。大奇。又見瓦釜漫記。余在漳南。詢之海上人。皆云燕啣小魚。粘之于石。久而成窩。據前言。則當名爲燕舟。據海上人言。亦可名爲燕室矣。有烏白紅三色。烏色品最下。紅色最難得。白色能愈痰疾。紅色有益小兒痘疹。南人但呼曰燕窩。北人加以菜字。

珍珠傘

汀西邱坑口。撥土一寸許。卽有明珠。大如粟。色若水晶。較之珠。光少晦。相傳爲聖七娘。率師至此。有珍珠傘。爲敵所破。當卽咒曰。男拈之成水。女拈之成粉。雖事屬荒唐。而男女得珠者。誠如所傳。又人言南宋時。汪革僭據歙郡。與其妻巡行山川。堵築險要。以修四塞之固。出入張珍珠傘。爲美觀。一日天驟風。掣傘于雲表。良久墮下。珠悉迸落草間。因生草綴珠。至今人名爲珍珠傘云。二事殊相類。

方竹杖

東南之竹最盛而閩中種類尤多奇形異狀產于陰崖深壑中者不可勝紀然世人皆重方竹以規方竹杖爲不韻似皆以爲異物閩汀之永定邵之泰寧皆產方竹余常得數十枝笑謂友人如此賤植卽令暫規數枝未便不韻。

夾竹桃

閩中多夾竹桃葉微如竹花逼似桃柔豔異常予常謂友人曰此陶靖節賦閒情時也千載後猶時時見之此種閩人不甚貴重過嶺卽不生虎林一郡聞只三數株金陵間有然亦無過三五歲者曾師建閩中記南方花有北地所無者閩提茉莉俱那異皆出西域盛傳閩中俱那衛卽俱那異夾竹桃也。

榕樹

閩中多榕樹垂鬚入地輒復生根常有一樹作十數幹有卽榕爲門者相傳千年榕其上生奇南香余每見老榕樹愛其婆娑輒徘徊不能去高雲客時謔余曰公欲覓奇南香耶。

水晶丸

荔枝種類最繁予在閩中盡飽嘗之當以莆中宋家香爲第一肉肥核小固足尙蒂實作旃檀香尤足異也水晶丸較諸荔枝最小而味最甘實而不核閩人歲以數十枚遺予然終不令予知其產處有云卽在會城中者然生長會城者亦不得嘗之焦核產漳浦核小肉厚與宋家香同但無香耳相傳荔枝去其宗根用火燻過植之生子多肉而核如丁香如六畜去勢則易肥也漳浦人多用此法以其火燻故名焦核外

人誤作焦葉。

不解

予在閩前後十二載。有不解者七。于神不解。太保舍人。于術不解。林三教。于人不解。番民。于酒不解。碧霞。于海錯不解。鬻于菓不解。羊桃。于文不解。謝耳伯。

柳

相傳二十八宿中有柳。故種柳者。橫插倒植。無不立生。余在閩八郡。俱至道傍。曾未見一枝。會城中。僅十數株。漳城纔三四株。豈柳星獨不照閩中耶。誠所不解。

龜

漳州孫孺理爲余言。曾泛琉球。見一龜。以四小龜爲趾。相連無少痕跡。欲前。則小龜昂首。颯動。進止亦無少違。合只覺一體。尚非并命。若行止。似示以意。則疑義合乎。

火浣布

予在敢園。謝茂才爾將。出布一縷。以火焚之。色盡赤。以爲灰矣。火滅。布如故。爾將云。卽火浣也。二十年前。閩中多有見之。亦不甚貴。今不可得矣。乃知海外自有此一種。昔人以爲炎山木皮所織。又有以爲火鼠毛者。以爲木皮者。近是。以其色似麻苧。不類褐鬪也。

李騏

永樂壬辰狀元馬鐸。戊戌狀元李騏。俱福州長樂人耳。談謂馬母後適李。復生騏。予常屬長樂令君呂素巖。詢其邑中前輩。俱云無之。而兩家後人亦云世俗謬傳。絕無影響。且當時亦無增馬爲騏之事。乃知耳談所載。類多不經如此。騏卽一母所生。方且爲母諱。何至以前夫之姓爲名。公然暴母之短耶。不辨明矣。

林太守春澤

侯官林太守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爲戶部主事。疏諫南巡。遷員外郎。司藏失盜。謫官。後陞南刑部郎。出知松番。免歸。公生于成化庚子。萬歷己卯年百歲。有司爲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戶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起拜翼。際如壯年。應亮子如楚。工部侍郎。公至癸未十月卒。年百有四歲。少年與鄭少谷。方棠。陵。張。崑。崙。爲詩友。應亮則少谷之壻也。有人瑞翁詩十二卷行世。公常與司農司空。田中觀耘。鄉人立碑記之。一時以爲盛事。公百歲時。尙舉一女。後配雲南督學鄧公原岳。相傳公服松梅丸。故得大年。其法取松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文武火煮。令白如錫。然後和烏梅地黃爲丸。服之大便常秘結。翁暮年。生菓井水不去口。終不泄瀉。他人服之火盛慾熾。多得奇疾。蓋翁秉負有異。非闕服食也。

林太守元美

閩縣林太守元美。永樂辛丑進士。子泉山公瀚。諡文安。以大司馬。改南冢宰。文安公九子。庭樞。大司空。庭機。大宗伯。庭楷。指揮。庭粉。慶遠守。庭瑋。湖州司理。庭梲。子炫。通參。庭機。子爍。大宗伯。煙。大司空。凡三代典成。均一門五尙書。而他蔭。絨。及舉孝廉者。又不下數十人。可謂盛矣。會城人常言文安公。方建屋。樑橫於

戶侍女騎而出。匠冒之女曰何異。閣老尙書不此中出耶。公異其語。召欲私之。女正色曰。何可草草。公高年脫孕。後誰明予者。蓋書數字爲據。公命取側理。女入公室。以絳色機緞全端至。公益奇其志。遂書舉男。以機名。女以緞名。後舉男。是爲大宗伯。復舉女。配侍郎鄭公。公之後人。有從予遊者。亦常以此語予。絳緞至今尙藏其家。誠異事也。

林宗伯

林小泉公庭機。子對山公爌。俱爲大宗伯。晚年歸里。大宗伯與大司馬馬公森。少司農林公應亮。並輿出。值小宗伯至。拱立輿傍。兩公趨下揖。大宗伯曰。二公吾密友。兒子于禮應侍立。下輿過矣。拉之升輿去。回視小宗伯尙恭立久之。里人誇以爲美談。

莆田黃氏解元

閩莆田黃氏。自明開科來。一姓解元十一人。永樂十年戊子。應天解元黃壽生。正統九年甲子。解元黃譽。天順六年壬午。解元黃初。成化四年戊子。解元黃文琳。成化十年甲午。解元黃乾亨。宏治十七年。解元黃如金。正德五年庚午。解元黃庭宣。嘉靖二十三年癸卯。解元黃繼周。二十八年己酉。解元黃大觀。三十一年壬子。解元黃星耀。三十四年乙卯。解元黃懋冲。其餘五魁之內。合歷科。又不下二十人。

幼年科第

閩福州林按察使文秩。泉州黃孝廉日曜。俱年十四舉于鄉。興化戴探花大賓。十三歲。中宏治辛丑進士。

福州林庶吉士文禧以十三歲舉永樂甲午榜。

土笋

予在閩常食土笋凍。味甚鮮異。但聞其生於海濱。形類蚯蚓。終不識作何狀。後閱寧波誌。沙喫塊然一物。如牛馬腸。臟頭長可五六寸許。胖軟如水蟲。無首無目無皮骨。但能蠕動。觸之則縮小如桃栗。徐復臃腫。去涎腥。雜五辣煮之。脆美爲上味。乃知余所食者。卽沙喫也。閩人誤呼爲笋云。予姻有肥而無骨者。予以沙喫呼之。衆初不解。後覩者咸爲匿笑。沙喫性大寒。多食能令人暴下。謝在杭作泥笋。樂清人呼爲沙蒜。

線蟲

延平一郡人皆接竹取水。分枝別派。高低遠近。互達于釜。其中往往有蟲。細如髮。長可二尺許。土人呼線蟲。予偶聞父老言。歸視瓮中。果得其一。以手引之。不驟斷。試之水。復蠕蠕動。若有知識者。似亦射工沙蜋之類。聞食之者。多生癥瘕。然余未見時。不知誤食幾許矣。又言經火卽不害人。故閩溪水不可生飲。

沒子

閩地有小蟲。若微塵。視之不能見。刺人較蚊蚋尤甚。密帷亦不能間之。名沒子。江南人謂之莫。讀作平聲。京師卑濕處亦有之。俗名金剛鑽。相傳爲此蟲所刺。愈扒搔則愈集。癢愈甚。但置之不見不聞。則自去。殊不然。

閩小紀下卷

櫟下周亮工櫟園撰

仙霞兜子

今入閩度仙霞者。必乘竹兜子。淮南王安諫擊閩越書。輿轎而踰嶺。則知竹兜之制。漢已有之矣。今仕者乘轎。古無是制。轎字亦始見於此。

大清明

閩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展墓者。或小廢。無敢大廢者。予庚寅仲秋。過其地。火焰山下。壤皆正赤。紙錢遍野。雪如霞如。作大清明曲。孤墳亦識歲時更。短竹齊挑八月簾。赤壤青松雪色紙。鏞州獨作大清明。一銀瓶山下展新塋。蠻榼紛將橡栗盛。敢向春風偏認小。長眠人亦畏秋聲。二骷髏欲共鐵犁爭。閱盡春秋鬼不盲。莫嘆雲仍渾忘卻。舊墳強半小清明。三

玉華洞

玉華洞。在將樂之南。去邑三里許。予庚寅秋往游。洞深約三四里。洞中乳石所結。差具人物形。而當時好事者。又加之規削。遂使人世所有。無不畢具。最奇者。鍾乳注爲傘形。闊可四丈許。圓好如人製。簷作數重。垂垂欲動。又有垂而下。仰望之甚巨。漸垂漸細如針。中復斷。而承接處。亦如針。不復漸巨。俗名之曰天平。

石。此則天工成之。非人力所能爲也。洞中昏黑。必秉炬而入。歲久四壁皆煙煤。行者捫掖而上。掌皆黑黝。閩人謂紫陽鍾武彝。龜山鍾玉華。彼武彝無論矣。若鍾此幽晦詰曲而生。其人殊可畏哉。真誥稱句曲洞天虛宮之內。皆有石塔。曲承門口。往來上下。都不覺。是洞天之中。謂是外之道路。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翳鬱。洞壑必如是。始堪置足。若黑黝如阿鼻獄。人亦何樂遊此。洞口風聲。如錢塘初三十八之潮。使人畏不敢入。洞尾殊空闊。目光透入。遠視之。如滿月。實則兩巖互缺。合望之。圓如規。然兩巖相去。又甚遠。日光所入。既微。而巖又深幽。人驟從黑黝中來。恍惚有所見。如東方旦時。俗名之五更天。實似之。肅立其中。氣如平旦。洞中所有。既甚奇幻。予皆不取。惟洞口之聲。洞尾之色。實自奇幻。賴此起結。差慰老眼耳。洞中產石。卽四方所傳礬石。鑿削已盡。不能得佳者。然卽佳。亦只一面精瑩耳。

馬蹄帖

泉州淳化閣帖十卷。相傳宋季南狩。遺于泉州。已而石刻湮池中。久之時出光怪。樞馬驚怖。發之。卽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真跡。宋沈源釋文序云。是帖納郡庠。歲遠剝蝕。其後莊少師復摹以傳。則今帖非馬蹄真跡。乃莊氏摹刻也。其石先屬張氏。後以其半質錢于族。秘匿不返。今所傳者。既非宋遺。而莊摹者。亦皆割裂。遞更遞失矣。惟蔡沙塘少參家所藏七塊。完好不剝。蔡甚寶之。欲得莊刻之全。必求數家而合之。然不易也。莊少師名夏。登淳熙八年進士。有文名。

林僉憲

武宗時。閩僉憲林公文纘。赴京謁補。舟抵潞河。適武宗巡幸至。突入舫。文纘俯伏船頭。上鞭指之曰。汝何從知。隨入舟。時文纘家口咸匿艙下。止一婢。抱纘六歲兒立艙中。上問曰。此何人。纘奏曰。臣子上抱置膝。曰。相好。當與朕爲子。纘奏曰。恐臣子無福。上又指婢曰。仍命此女抱携之。時護蹕人至。踉蹌促去。兒入宮。思父母。日夜啼。百計誘之。終弗止。文纘亦入都。與素識大璫謀。欲出兒。璫乘機奏曰。此兒誠薄福。啼既弗止。不如舍之。且收留乞養。祖宗有禁。上曰。林某浼汝作說客耶。如再啼。當棄之水。璫懼。亟與文纘謀。覓善泅者。伏河側。兒啼不止。上果棄之河中。泅者故拉兒入水。伺上回。急出之。兒僵矣。文纘抱哭不已。久之始甦。文纘補官嶺南。亟携兒去。不久。又休致歸。杜門課子。廿一歲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名璧。世宗出武宗朝宮人。前婢亦在列。婢無歸。問閩紳姓名。人謂須至福州會館。詢乃得。婢至館。問有林紳否。時璧適在寓。以爲詢己也。急出應。及見婢。曰。非公。我所詢者。老年人。問何名。曰。是林文纘。璧大驚曰。此我父也。汝何從知之。婢語之故。璧又問曰。所抱之子何名。婢言乳名。並所生時月。璧泣曰。我也。遂與婢抱首哭。養之寓中。携歸鄉。文纘見之亦泣。從其志。奉佛茹素。終其天年。文纘至九十五歲。無疾而歿。璧性伉直。與時不合。屢官屢蹶。文纘與分宜爲同年。璧體父志。終不附分宜。官亦止僉憲。居無一椽。家於祠堂。小童共炊爨。亦世之所僅見者。廉介。詳於郡志。公會孫。惠州太守崇孚。面語予如此。

收香鳥

朝野僉載。劍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謂之桐花鳳。李德裕有桐花鳳扇賦序。

劉續霏雪錄云。東坡有倒掛綠毛么鳳之詞。唐僧隱巒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春花裏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愛。移向金釵重幾銖。益部方物略記。桐花鳳。二月桐花始開。是鳥翺翔其間。丹碧成文。鐵嘴長尾。仰露以飲。至花落輒去。李之儀云。此鳥以十二月來。日間焚好香。則收而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掛以放香。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席不去。余在閩。黃將軍以一雙倒掛鳥來。遍體嫩綠。楚楚憐人。腹背之毳。則雜五色。注距皆赤。曲肖鸚鵡。但小僅如雀。尾輕而長。不似鸚鵡之重直耳。兒子皆以小鸚哥呼之。日夜倒掛。不習其性。越數日死。死也。猶足高于首。掛弗釋。予悲以詩。有籠中閒綠猶虛掛。腋裏名香不更收。之句。此鳥之大。何止如指。重又何止幾銖。櫛十分黍之重。曰銖。二十四銖爲兩。抑豈能移向金釵。絕無冠安得似鳳。乃知收香倒掛。與桐花鳳。自另兩種。坡仙之咏。亦以桐花鳳形容之。後人緣此詞。遂訛爲一耳。然閉籠無幾。憾未試其收香也。

鷓鴣

閩山多鷓鴣。行不得哥哥。五字絕分明。不似他鳥言。須以意會也。望之如家雞。質若甚重。權之止十二兩。有縮者。無一越者。

九鯉湖鷓

鷓皆白。惟莆田九鯉湖中鷓。作粉紅色。嬌豔異常。清異錄。載隋宦者劉繼銓。獻芙蓉鷓二十四隻。毛色如芙蓉。鯉湖之鷓。正當以此嘉名錫之。

閩女

閩素足。女多簪全枝蘭。煙鬢掩映。衆蕊爭芳。響屨一鳴。全莖振媚。予常笑謂昔人有肉臺盤。此肉花盎也。繼在京師。見唐人美人圖。亦簪全蘭。乃知閩女正堪入畫。向者之評謬矣。

樹蘭

閩廣多樹蘭花。與珍珠蘭同。但彼草本。此木本耳。友人有謬謂卽古之木蘭者。然樹蘭圍皆寸許。陸龜蒙詩。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樹蘭之木可爲舟耶。徐君義言。古有木蘭。而無玉蘭。今則有玉蘭。而無木蘭。余謂木蘭卽今之玉蘭。余聞之蜀人言。蜀山中玉蘭。高皆數十尺。圓皆數圍。花開時。滿山如雪。龜蒙所咏。似卽此也。珍珠蘭在吳越間。得一本。真如珠樹。長泰南靖人家。溷廁間皆是。

蜜漬蘭

人言蘭花不可食。此爲珍珠蘭誤耳。珍珠蘭。雖非斷腸草。然食其根。亦能傷人。蘭花則否。余常見建寧人家。蜜漬蘭花。冬月以之點茗。一花泛泛。鮮如初摘。正如湘女凌波時。不止壓倒。昔人清泉白石也。或曰。蘭必蜜。後始可食。

死有前定

延平嚴九岳。第進士。授廣西南寧府推官。其地有九岳神祠。後歷部郎。陞岳州太守。未任卒于途。松溪魏澂。號蒼水。累官湖廣巡撫。途中見有蒼水神祠。未蒞任卒。閩縣林憲。漢號古榕。第進士。授中書。奉使至廣

東。憩行臺。見後軒扁古榕二字。是夕卒。名號關於死生。異哉。林異編

金鳳傳

王永啓曰。予居高蓋山中。有農家掘地。遇土穴。得銀錢數枚。色黑如漆。石硯一。銅爐銅刀各一。有篆文。乾隆五年造。又石匣一。啓視有抄書一帙。爲陳后金鳳傳。不著作者姓名。楮墨漫滅。而字跡猶可句讀。農家弗能省。予亟往索歸。參之史乘諸書。始末多不異。因與友人徐燠訂正之。夫飛燕別傳。出諸壞墻。南部煙花。檢之廢閣。前人藏秘。後人搜傳。均有意焉。諸王縱慾。以亡其國。固末世之明戒也。是宜傳之。以存野史之一。予在閩。徐存永爲余言。陳金鳳外傳。是其叔孝廉幔亭氏所爲。幔亭名燠。燠之弟也。燠字興公。皆以文名。乃知近今撰托之書。不獨天祿外史爲然。傳之後世。誰復辨之耶。

江皜臣

江皜臣。腕中有千鈞力。善刻玉章。吳中能玉章者。近推周爾森。但沙礪耳。其他號能切玉者。亦皆倩爾森。開其眉目。略施以刀。詭語人曰。吾切玉如泥也。獨皜臣治玉章。始終用刀。易如劃沙。章法。又皆妙合秦漢常語。予。堅者易于取勢。吾切玉後。恒覺石如腐。如公書薄惡。縑素。輒膠纏筆端。不得縱送也。皜臣。客死溫陵。黃相國家印譜數帙。其妾能寶藏之。曹秋岳曰。江皜臣死。世無復有刻玉者矣。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吳平子林公兆

莆田吳平子。晉林公兆。能皆以善印名。公兆游携里久。先是歛入江皜臣。以此技鳴携里。皜臣入閩。遂推

公兆矣。平子初作印，多用莆田派。莆田人有宋比玉者，善八分書，有聲吳越。後人競效之，至用其意於圖章。古無是也。平子從予游，見余所藏銅玉章，及古今名印譜，遂一洗其舊習。近在江南，頗有知之者。穆倩石公而外，林吳不多讓矣。穆倩石公名鑿，晉江人。

鱟魚樽

唐皮曰：休以鱟魚殼爲樽。澠峰鱟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鱟殼，閩人皆以爲杓。形既不倫，用之久久始脫腥薰。不知曰休何所取，登爲飲器。

虎婦

閩中虎婦蟹之別派，質粗味劣，無足取。獨其殼極類人家戶上所繪虎頭，色亦殷紅斑駁。北人異之，有鑲爲酒器者。通州如臯，亦有此種，俗呼爲關公蟹。

海參

閩中海參色獨白，類撐以竹筴，大如掌，與膠州遼海所出異。味亦澹劣。海上人復有以牛革僞爲之，以愚人者，不足尚也。濼縣一醫語予云：參益人，沙玄苦參，性若異，然皆兼補。海參得名，亦以能溫補也。人以腎爲海，此種生北海鹹水中，色又黑，以滋腎水，求其類也。生于土者爲人參，生于水者爲海參。故海參以遼海產者爲良。人參像人，海參尤像男子，勢力不在參下，說亦近理。

西施舌

畫家有神品、能品、逸品。閩中海錯、西施舌、當列神品。蠣房、能品。江瑤柱、逸品。西施舌、以色勝香勝。當並昌國海棠、蠣房、以豐姿勝。並牡丹、江瑤柱、以冷逸勝。並梅、西施舌、既西之舌之矣。蠣房、其太真之乳乎。圓真雞頭、嫩滑欲過塞上酥。江瑤柱、產涵江。癖梅妃子、亦生其地。其妃子之玉骨乎。他如香螺、珠蚶類、非不爭奇競美。以三君視之、特繪事之具品。羣芳之餘卉、姬姜之媵侍耳。不足詫也。

夜驚

閩中龍眼熟時、專有飛盜、綠枝接樹、趨捷如風。若巨寇然、瞬息不覺。則千萬樹、皆被漁獵。名曰夜驚。毒過於荔之石背。此果、人未采時、蟲鳥不敢侵。夜驚一過、羣蠹競起矣。

德化磁

閩德化磁、茶甌式亦精好。類宣之填白。予初以瀉茗、黯然無色。責童子不任茗事、更易他手。色如故。謝君語予曰、以注景德甌、則嫩綠有加矣。試之良然。乃知德化磁器、不重於時者、不獨嫌其胎重、粉色亦足賤也。相傳景德磁、取土於徽之祁門、而濟以浮梁之水、始可成。乃知德化之陋劣、水土制之、不關人力也。

錯認水

予過邵武之拿口、高主政、年八十矣。餽余一經酒、淡而有致。與羅家錯認水、無少異。閩酒當以此爲第一。不知其名、云是家釀、不能多得、不能遠携。每憶之、輒如汝陽王道逢麴車也。

紙簾

閩開元寺前舊有捲紙爲簫者。予得其一。是三年外物。色如黃玉。扣之鏗鏘。以試善簫者云。外不澤而中不乾。受氣獨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好竹上。後以贈劉公猷。公猷爲賦紙簫詩。雲間潘君仲亦能以紙製。奕子狀如滇式。色瑩亦然。且敲之有聲。其爲五瓣梅花香盒。蒙之以錦。不可覓其聯縫之迹。皆奇技也。

德化磁簫

德化磁簫。笛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無一二合調者。合則聲淒朗。遠出竹上。雲夢柯亭之外。又有此異種。入李薯手。卽至入破。當不患騁然中裂矣。

命同

閩縣徐存永。常爲予言。其王父子瞻公諱楫。與同里宋姓者。所生年月日時盡同。少同學。同食餼於庠。同無子。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其後乃相繼舉三子。卽與公幔亭兄弟也。以貢士至縣令。歸年八十餘始卒。後事乃大不同。又家姊丈文大士。密縣人。與會城路慶雲者。同年月日時生。以此相善。大士尊人惺與公爲通州守。與母夫人皆壽考無恙。路則起家寒微。幼卽孤。大士以文名當時。路僅能識之無耳。又先大士死十年。大士生二子。路一子沒於水。生平無一同者。惟大士食餼之年。路得補藩司掾。差相似耳。然則星命之說。可盡信哉。

蘇才翁八分書

宋蘇才翁書法妙于一時。而真蹟少見。才翁曾宦閩。鼓山勒才翁二字。八分書。徑二尺。羅源縣白塔道旁。

石上勒才翁所賞樹石六字。徑尺餘。皆古勁有法。又鑿井于福州。與兄舜元齊名。

楓亭井水

興化楓亭。宋徐鐸狀元故居。手植荔枝。名延壽紅。至今尙存。樹下有井。亦公所鑿。井上橫亘一石梁。左汲水重。右汲水輕。此理之莫測者。然聞武當南巖宮。有日月池。相距數尺。日池色綠。月池色黑。羅浮白水山。佛跡院。湧二泉。相距步武。東爲湯泉。西爲雪泉。東極熱。指不可觸。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造物之巧如此。不獨楓亭井水重輕也。

考亭

世以考亭稱文公。予癸巳陪巡。過建陽。宿麻沙。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見黃詩。按五季亂。黃端子稜。隨父禮部尙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青山木笏尙初官。未老金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市樓晚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歿而葬于三桂里。子稜乃築亭于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于理甚悖。然公在日。實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誤認。急當改正。

鞞鼓

今之呼冒鼓。曰鞞鼓。鞞音蠻。按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爲鞞工。是也。閩會城南門外。有冒鼓之地。曰蠻鼓。

洋蠻當作鞮，非方言也。

土牛

會城迎春土牛，必於閩忠懿王廟前乞土始成。曹能始有迎春詩：馬從太守分驂去，牛向前王乞土來。

鳳尾蕉

閩中多鳳尾蕉，相傳植之庭中，可避火災。蕉性宜鐵種者，每埋鐵其下。何鏡山前輩詩云：欲比麒麟能食鐵，真同鳳凰不羣雞。公自注：蕉影照日，其中梗虛空，若無梗然，亦奇聞也。

三蘇祠聯

長泰戴方伯燦詞林宗工也。題三蘇祠云：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極爲妥貼。

仙門洞

九鯉禱夢海內咸知，而不知去仙游縣西二十二里有仙門洞，亦九何君所宅。兩崖壁立，可十許仞，屈折西上，有仙宮佛刹，循洞口並澗上，巨石夾澗，凡爲瀑布者十數級，澗窮地益闢，雞犬桑麻，別爲一區，可五里，得分水山，則屬晉江界矣。禱夢靈異，不減鯉湖。

雪峰

侯官雪峰之顛，有泉一坎，纔深數寸，潮至則盈，潮退則縮，故名應潮。然山去海潮數百里也。有萬松關古木二株，一爲真覺大師手植，直上參天，一爲閩王手植，膠而蔽地，所造石塔，四周作卵形，傳祖師讖石卵。

燔盡。我當再來。近皆荒廢。巖滾木毯。亦無存矣。

僧伽

福州城內外。凡巷口皆築小屋。祀泗洲菩薩。人皆未曉其義。或有一二處。求答祈籤。往往靈驗。予每問僧人。亦無知者。按神僧傳。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來中國。隸名于楚州龍興寺。後于泗洲臨淮縣之地。建伽藍。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上有普照王佛字。中宗聞名。遣使迎入內道場。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頂上有一穴。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穴出。非嘗芬馥。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景龍四年。端坐而終。中宗令于寺起塔。俄而臭氣滿長安。近臣奏僧伽緣在臨淮。中宗心許。其臭頓息。奇香馥烈。送至臨淮。起塔。中宗問萬回曰。僧伽是何人。曰。觀音化身也。李太白作僧伽歌云。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咒幾千遍。口道恒河沙復沙。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意清淨。貌稜稜。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鐵柱骨。手中萬歲胡孫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懺盡波羅夷。再禮渾除犯輕垢。予又按李白生于中宗十六年己亥。伽化于景龍四年庚戌。白纔十二歲。且白幼年。未至江淮。何從與之論三車說空有乎。伽龍朔初入中國。至景龍四年。將五十年。不知伽之壽若干。第神僧傳與白詩。全不相符。按李邕泗洲普光寺碑云。僧伽。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坐化。太白詩多有僞託。僧伽歌必爲誤收。神僧傳歷紀年月。當不謬也。李邕又爲僧伽作傳。見李集。

木棉菴在漳城南二十里。今有木棉舖。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此。土人云。夜深時。有燐火照。人鬼恒作哭聲。豈似道厲魂猶未泯耶。

林文結

侯官林文結。永樂中。年十四。登進士。初主司擬會元。謂結字少見。換洪英居首。然結字見于書經。主司亦憤憤耳。

一榜三及第

閩省一榜三及第。宣德庚戌。狀元長泰林震。榜眼建安龔錡。探花莆田林文。一科兩解元同縣者。永樂戊子。福建解元楊慈。應天解元黃壽生。宣德壬子。解元林同。順天解元宋維。俱莆田人。隆慶庚午。福建解元林奇名。順天解元李廷機。俱晉江人。

七里三狀元

福州永福縣瑞雲峰。有古讖云。天寶石移。瑞雲來期。龍瓜花紅。狀元西東。宋乾道間。天寶瑞雲寺後。崖石橫山而行。齧地成溪。旣而此石松上。復生龍爪花。是年。蕭國梁魁天下。鄭僑、黃定、繼之。蕭居冲峰。鄭居龜嶺。黃居龍嶼。當時詩云。冲峰龜嶺與龍嶼。三處山川壯矣哉。相去其間只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俱載府志。亦海內所罕儷也。

鄉試二十六名

延平府南平縣雲蓋里吳氏永樂乙酉科吳恭中鄉試第二十六名丁酉科吳寧亦中鄉試第二十六名成化乙酉科吳珙又中鄉試第二十六名皆屬酉年亦異事也恭珙俱第進士

第十九名

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第十九名其弟有則舉己酉亦第十九名有年子聞韶舉萬曆甲午亦第十九名父子兄弟榜次相同亦一奇也又建寧武守吳興施可大二子壽明浚明先後中萬曆壬辰乙未會試俱第十九名尤奇矣

掾曹

明初進取不拘資格有掾史而置身青雲者自況鍾外不可悉數如閩縣吳復任工部侍郎陳永祥任惠州知府南平楊文達惠安洪烜俱任太僕寺丞連江孫瑛任吏部郎中建安盧大政任吏部主事侯官胡鼎任戶部郎中福清游元欽任濟南通判高世岳任承天通判孫瑛洪武中陳永祥宣德中吳復胡鼎天順中楊文達洪烜正德中盧大政游元欽高世岳嘉靖中

鄭鷺鷥

漳南鄭輅思觀察向與屠緯真未定交萬歷癸卯緯真至閩輅思亦在三山阮堅之方爲司理大舉詩社初相見間緯真問曰鄭先生尊字鄭答曰輅思緯真曰唐有鄭鷓鴣能詩今又有鄭鷺鷥奇哉一座大笑

珠娘

福州呼婦人曰珠娘。其來舊矣。按任昉述異云。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謂之珠娘。

龜腳

閩中海錯名龜腳者。蚌蛤之屬。味劣。而值亦甚賤。江淹賦。以爲石蚌。一名紫蔞。春而發華。有足異者。謝靈運詩云。紫蔞燁春流。卽此燁者。言華也。荀子書名紫蚌。郭璞賦曰。石蚌。楊用修亦效江淹作石蚌賦云。燁流吐葉。應節揚葩。言有花也。今海中龜腳。附石而生。並無發花者。用修好奇。未有灼見耳。

蕃薯

萬曆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砂礫之地。皆可以種。初種于漳郡。漸及泉州。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蓋度閩海而南。有呂宋國。國度海而西。爲西洋。多產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於此。以過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種植。彝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萑。黃精山藥山藟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爲粉。其根如山藥山藟。如蹲鴟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熟食之。可熟食者。亦可生食。亦可釀爲酒。生食如食葛。熟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芋。齋器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彝人雖蔓生。不嘗省。然悵而不與中國人。截取其蔓。咫尺許。挾小盒中。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剪插種之。下地數日。卽榮。故可挾而來。其初入閩時。值閩饑。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岡。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卽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圍。泉人鬻之。斤不直一錢。二斤而可飽矣。於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饑焉得充。多焉而不傷。下至

雞犬皆食之。

長樂瓜蒌

予性嗜瓜。入閩尤好剝蒌。長樂多好瓜。而邑之勝畫尤多好蒌。郭蓮峯常以瓜蒌貽予。予笑謂蓮峯。安得瓜甜于蒌。蒌大如瓜也。北方有文官果。如栗之乍乳而加嫩。似蓮之初目而尤甘。咀則雪甜偏見。含則露釀廣長。加以房中心蜜。若規楊梅之通體橫陳。室內神清。如謂蒌子之將膚都豔。相傳種自上方。偶亦流傳人世。誠山中之白雲。亦寰宇之介士也。余常有結伴同爲湖目冷。層綃剝出蕙心香之句。不足形容其萬一也。但殼大而無當。實小而僅存。余笑謂友人。向欲望蒌大如瓜。今但望此君大如蒌子。吾事足矣。衆咸失笑。

仙霞嶺

閩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峻嶺。高三百六十級。凡二十八曲。長二十里。宋史浩帥閩過此。始募整石路。行者便之。

曹能始

謝在杭云。曹能始詩。以淺淡情至爲工。不甚學盛唐。然其送西安太守云。長安西望路漫漫。秦華峯陰日色寒。長樂宮中秦輦絕。未央前殿漢鐘殘。月明渭水浮三輔。花滿驪山繡七盤。京兆風流誰不羨。時從閨閣畫眉看。大歷以來罕見斯語。予謂此詩尙非石倉極境。在杭學七子者。故獨髓心于此耳。

錢虞山云。能始家有石倉園。水木佳勝。賓友歛集。聲伎雜進。享詩酒談讌之樂。近世所罕有也。著述頗富。如海內名勝志。十二代詩選。西峯字說。皆盛行于世。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修儒藏。與之鼎立。採摭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爲詩以清麗爲宗。程伯陽酷愛其送梅子庾。明月自佳色。秋鐘多遠聲之句。其後所至。自謂以年而異。其佳境。要不出于此。

洪都御史

閩中鄉先生。素重清議。永樂乙未。會元洪公英。以都御史還家。有十擡。士紳疑皆輜重也。相戒不與。通公後知之。微笑。令取几案。盡開諸笥。乃圖籍耳。於是出圖籍案上。置十擡空槓於案下。時屋淺狹。門外人咸共窺探。士紳方往來如初。嗟夫。以此觀之。彼日不但洪公一人清介。閩郡風尚可知矣。

閩詩

虞山先生云。余觀閩中詩。國初林子羽高廷禮。以聲律圓穩爲宗。厥後風流沿襲。遂成閩派。大抵詩必今體。今體必七言。磨礪沙盪。如出一手。謝在杭。近日閩派之眉目也。在杭故服膺王李。已而醉心于王百穀。風諧調合。不染叫囂之習。蓋得之百穀者爲多。在杭之後。降爲蔡元履。變閩而之楚。變王李而之鍾譚。風雅陵彝。閩派從此自燬矣。

又云。鄧副使原岳。字汝高。與謝在杭並稱詩于閩。在杭推之。以爲國初有十才子。宏正有鄭善夫。而嘉隆之後。則汝高爲之冠。所著有西樓全集十卷。汝高嘗選明詩正聲。以高廷禮唐詩正聲爲宗。大率取明詩

之聲調圓穩。格律整齊者。幾以嗣響唐音。而汰除近世叫囂跳跟之習。然其所謂唐音者。高廷禮正聲品彙之唐。而非唐人之唐也。余嘗論閩詩流派。頗以後來庸靡之病。歸咎于林子羽。蓋有見于此。

林初文

福唐林春元。七歲能詩。師召試之。適有牧羊者。指爲題。卽應聲曰。三百羣中步獨先。有時高叫白雲天。曾從北海風霜裏。伴過蘇卿十九年。又試以對曰。風翻白浪舟難進。卽答曰。雪擁藍關馬不前。後舉於鄉。更名章。字初文。有集行世。子古度。有詩名。

謝在杭。十餘歲時學爲詩。有人持蘇武牧羊圖者。卽爲題云。沙滿旃裘雪滿天。節旄零落海雲邊。上林飛雁來何晚。空牧羝羊十九年。

林初文嘗在揚子江中青山口覆舟。坐皮箱上。見有持紅燈二從前過。隨木商救之。又嘗夢人贈之以扇。上題茂陵風雨四字。自以爲不佳。後以上書得禍。作蛾眉篇。因有茂陵風雨千秋夢。揚子波濤一夜悲。之句。

娘子橋

泉州洛陽橋。望之有娘子橋。橋比洛陽雖低。而長過之。云先是入番舶壞。有人得島。見巨蟒夜出。有光如晝。因插刀穴口。蟒出爲刀傷。性急直奔。胸破腹裂。遺下明月珠纍纍。其人旣歸。遂得巨富。鄰初未知。後覓富家女爲婦。富家翁怪其誕妄。因紿之曰。余女畏渡海風波。能作橋。又金布與橋滿。卽嫁女與之。其人卽

作橋布金俗因呼爲娘子橋。

金雞

武彝接筍道士程應玄者。曾入金雞下洞。從舟中仰視洞。若不甚深廣。所堆木若有限。比履其所。甚宏遠。內有三丈餘楠木。上開仙蛻十三函。每函頭顱一二片。脛骨一二斤。手骨一二節。皆裹以錦帕。一函中有鶴骨頭與足各一。又有楠木刳一舟。長丈餘。闊三尺。內細羅香末。并香灰。幾滿。而洞中香灰成堆者。亦纍纍然。上金雞洞。視下洞爲小。人不敢到。萬歷丁丑五月。有張富郎者。年八十餘。冒險入其中。則見數人。鼾睡香灰內。傍有銅磬覆地。富郎翻而視之。磬下一雞。遽展翼鼓扇。香灰眯目。倉皇俯伏。半晌稍息。亟由籃緋下。半空籃掀。富郎墜入舟子懷中。無恙。後年九十終。應玄親見富郎道其詳。陳司馬。又親見應玄紀其實。

嘉客紅

宋福清翁昭文。先儒亢從子也。圃中非時生荔支。其母曰。豈有嘉客踵門耶。頃之。莆田林光朝至。因名爲嘉客紅。可補荔譜之缺。

朱竹

初但求之楮穎間。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著緋。爲賦二詩云。高情直與晚楓鄰。僂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爲絳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瀟湘淚盡終餘血。洪澳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

柯畔立支離更見爨中身。一亂辭桃花映客醅。斜批鶴頂間青蘿。翻新競比紅兒曲。截笛留吹赤帝歌。酒醞宜城光未定。冠裁薛縣色全訛。遙看巖下爛熳處。或是秋深柏葉多。

九龍灘

閩語灘。惟汀之清流九龍灘。最號奇險。予嘗過之。作口號云。渴龍無數截中流。一葉斜從石隙浮。解纜戒人咸莫語。齊編竹箬裹船頭。味。吸則飯。羣起換舟。長年彼此不通一語。不獨我舟中人也。過峽時尤澁。解纜時長神能爲也。雪花翻滾浪聲缺。十八灘前九曲龍。估客到來齊減載。逆風駕起護波篷。舟出水下。借篷力以上逆勢急。帆即怒。刑性載酒拜龍頭。安濟祠中答亂求。費盡土梢無限力。過龍便自賣清流。買閩舟者。利得清則無險弗濟也。長年輒以此自比。近殊有冒清流者。過他灘無辨。過九龍故矣。都將絆索換新樓。曲曲防他八面風。卻笑長年堅似鐵。甘心膜拜土梢公之防。隨一舟下。返顧第二舟。蓋世其業者只數姓。姓又只數人。誓不傳之于外。故不易過云。

烈女高氏

福清士人翁登墀。八歲聘高氏女。後十年墀卒。女幼養於叔家。聞變將死之。以父母在遠。未命不可死。越四年。父母來歸于翁。請死于墓。墀之父母以未立孤不許死。又三年孤立。乃於墀之卒日時縊死。

墨魚

墨魚一名算袋魚。一名烏鯛。一名海鰾。閩人名之花枝。相傳一胥吏醉墮海。周身悉化爲異物。此其招文袋也。所垂白帶。宛然浮游海面。有物觸之。輒吐墨自覆。人反得因其墨跡而捕之。愚矣。用濕紙層層裹

之。敲細稻糶火煨之。香熟可啖。

鱈魚

狀似墨魚。出日本。火炙揉而爲絲。味勝墨魚遠矣。

龍虱

龍虱。漳州海口。每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三日飛墮。餘日絕無。食之除面上黧點赤氣。婦人貌美。能媚男子。

林清

三山林清者。諡德誌之祖也。避元不仕。匿姓名。隱居山寺。太守一日入寺中。見清儀表不羣。問曰。能詩乎。曰能。卽以入音爲題。清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茆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實旣修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太守驚異。因與往來無間。一夕忽論海濱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歎惜。守曰。君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明日再往訪之。已不知所之矣。

林子羽

林子羽妻朱氏。長於詩詞。其勉外詩云。玉食叨陪近上方。五雲深處列鷓行。經綸樹績從人仰。竹帛流芳與世長。待漏衣沾仙掌露。趨朝身惹御爐香。功成身退歸寧日。一榻清風綠野堂。朱氏年十九卒。子羽終

身不娶。按鴻爲員外郎。年近四十。此詩卽爲郎時作。而朱氏年方十九。豈其繼室耶。林子羽以薦至京師。應試賦龍池春色詩。名動京師。旣歸家。從者如雲。毘陵浦舍人源。聞其名。往見之。鴻不出。使弟子周玄黃玄往見之。問其來意。曰欲爲詩耳。因出所作。二玄讀之。至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驚曰。此吾家詩也。因白鴻出見之。定交而去。

林廷綱

林廷綱。洪武初。承太祖親擢吏科給事中。寵遇日隆。嘗侍游江間殿。太祖首唱詩二句曰。江間小殿與雲齊。梁上新添燕子泥。公承旨足成之曰。雉扇曉開紅日近。龍衣春濕綵雲低。旌旗影裏貔貅息。斧鉞門前騏驥嘶。簪筆詩成同拜舞。太平天子賜新題。又承旨作春江漁父圖。親題於殿壁間曰。浩蕩乾坤一釣圖。絲綸終日倚菰蒲。桃花浪暖魚堪膾。桑柘春深酒可酤。歲月不知蓬鬢改。江湖真與世情疎。熊羆不入君王兆。四海于今誦帝謨。後賜名恆忠。

閻賁生

閻有貧生客京師。饑寒濱死。然頗善丹青。不能售一錢。因以兩幅獻於楊文敏公榮。公題其上而還之。詩云。誰家老屋枕溪濱。十里青山半是雲。此處更無塵跡到。祇應啼鳥隔花聞。其二云。小橋流水漾晴沙。策杖歸來日未斜。昨夜東風花落盡。一林高樹鎖煙霞。明日張此畫於市。價遂湧起。人爭一致。因而饒裕。

永福鬼詩

侯官唐濃。微時泊舟永福溪。夜間二鬼共語。一鬼吟詩曰。隨波逐浪滯孤魂。白骨沈沙漾水痕。幾寸柔腸魚齧斷。不關今夜聽啼猿。又一吟曰。饑鳥隨我棠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卮。燭體戴土生春草。既復相謂曰。明日鐵帽生至。當得代矣。明日濃候之。果有戴釜濟者。濃苦挽之。且告之故。得止。至夜二鬼復語曰。今日鐵帽生。乃爲唐參政所救。奈何。唐聞大喜。遂請道士作章度鬼。越數日。坐齋中。彷彿見二人來謝。後果官至參政。

林蘊

林蘊。唐末就試。試合浦還珠賦。思之未得。忽假寐。有人告之曰。何不云珠去勿珠還也。覺而異之。卽用其語。遂登第。後見素林公俊。有族父康爲廉州二守。見素以詩寄之曰。破荒詞賦落人間。水異川精兩愧顏。今日雲仍居此地。祇令珠去勿珠還。蓋用前事也。

鄭善夫

鄭善夫。嘗雪中游天台。美髯白皙。毛褐笏輿。戒從者勿言姓名。人以爲神仙。盛傳郡中。太守顧璘聞之曰。此必吾繼之。亟使人邀之。善夫答以詩云。客有飄飄者。閒來湖海游。雲端尋雁蕩。雪裏過台州。白業藏賢達。浮槎近斗牛。豐千謾饒舌。太守是閩邱。

張司馬

閩張大司馬經。懸車日久。忽有倭亂。起公總督。公行止未決。聞里人能以箕召仙者。命卜之神。良久不至。

忽然箕旋轉如風。食頃乃止。大書曰。吾關雲長也。留詩曰。萬里縱橫事已空。戰袍裂盡血猶紅。夜來空有思鄉夢。雨暗關河路不通。書畢而去。公殊惡之。然逼於朝命。遂出破賊。後果爲趙文華所譖。棄市。

林氏

林氏福建人。有晚春詩云。拋卻銀針到小庭。遣情無奈獨傷情。高低別院鞦韆影。遠近人家笑語聲。黃鳥曉寒藏翠柳。綠苔春盡點紅英。一年好景仍辜負。堪嘆嫦娥老此生。

林世璧

嘉靖間閩龔大司成用卿。招諸賓客。及其壻林世璧。同游鼓山。風日恬朗。分韻賦詩。坐客皆逡巡遜讓。林時已醉。奮筆題詩。略不停思。文藻橫逸。公及諸客讀之。至眼中滄海小。衣上白雲多。之句。擊節嘆曰。吾不及也。遂不復題。林詩至今尚在壁間。寺僧寶惜。墨色如新。最後徐孝廉惟和讀之。有詩云。閒尋老衲叩禪堂。墨蹟淋漓滿上方。一自題詩人去後。白雲滄海雨茫茫。蓋引林語也。

黃讓

黃讓者。粵長樂儒生也。嘉靖時。父墓爲山賊所發。質其骨以責贖。讓罄產贖而葬之。乃募壯士百餘人。從督府討賊。二子啓愚啓魯死之。讓出奇計。斬首二百人。降者一千七百有奇。賊旣滅。推其功於諸校。竟不受賞而去。

鄭汝昂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貧甚一親知令廣東鄭寄之詩云三尺兒童事未諳幾來彊扯我欄衫老妻牽住輕輕語爹正修書去嶺南其人得詩一笑因厚贈之按青瑣集有張球獻呂許公一絕云近日廚中乏短供兒童啼哭飯籬空內人低語向兒道爺有新詩謁相公鄭之詩固有本矣

宗子相

廣陵宗子相爲閩督學歲餘卒於官僚屬生儒赴弔於靈几上得遺詩三首云四海相逢盡臥龍龍江夜夜採芙蓉我今先跨晴虹去遲爾崆峒第一峯又一謫人間四十年青山萬里隔蒼煙于今更返華陽洞千樹桃花待舉鞭又長嘯一聲歸去來玉龍高駕彩雲迴獨留明月詩千首萬里寒光燭上台

謝祖

謝祖字繩夫長樂之江田人名家子嗜酒落魄歲暮有所逋負縣令韓公紹繫之從獄中上詩二首韓大驚釋而禮焉詩曰陳情淚血叩蒼天事去人非四十年祖父乞骸沾帝祿兒孫落魄負官錢身長寄食丁猶斂田已飛沙賦未蠲安得于公開活路此心一寸是龍泉又長夜漫漫夢不成譙樓禁鼓已三聲星河暗透西窓穴鈴柝寒生北斗城短褐不堪深淺雪單衾難度短長更何年早了公門賦一把鋤犁一卷經

鄭堂

閩鄭堂字汝昂者太守璠之子爲諸生有詩文名而性滑稽自號雪樵山人郡守喪妻將斂而目不瞑堂自贊能祝之卽高吟曰夫人一貌玉無瑕四十年來髻未華何事臨終含淚眼恐教兒子着蘆花吟訖而

暝守厚禮之時。正德改元。守一日於西湖游宴。堂故衝其前導。守怒之曰。作一詩可釋汝。命紙筆。堂卽書數苦字。守大笑曰。汝今始知苦乎。堂卽足成之曰。苦苦苦苦。天上皇晏駕。未經年。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西湖看畫船。守亟遣之。至今閩人言作戲謔詩者。動曰鄭堂也。

董槐

閩董槐者。萬歷間人也。能文彊記。十七而沒。父母傷之甚。槐遂形見。能爲母護湯藥。他人間亦見之。後殯於里之龍山。墓樹往往蟲齧成字。或蟻緣土爲字。皆成詩句。未必云行仙董郎。其詩有云。原南原北綠如烟。萬疇千嬌鳥可憐。擷得榆錢盈兩袖。春風散買自年年。又云。壩頭流水樹頭鶯。斷續聲低月又明。誰道泉肩無曉日。陽臺無比夜臺清。又云。薜蘿未擬裁衣服。躍冶何曾入夢思。螢亂夜空獺鳥寂。山前長坐月西移。如此甚多。後三年。蟻於墳上作董郎升化字。自後絕無詩矣。

轉華菴箕仙詩

福州西關外。轉華菴壁上。有箕仙詩一幅云。綠雲出洞又入洞。白鶴上山復下山。道人此日歸何處。雪白無心鶴自還。字體龍蛇飛動。不類人工。

海扇

海中有甲物。形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曰海扇。

陳幼孺

閩縣陳幼孺。孝廉。偶之延平。謁陸大守志孝。其伯父憲副同年也。拒不許見。適有楚孝廉李某。挾憲臺書來謁。陸倉皇張宴。禮甚恭。幼孺上以詩云。莫作青衫老腐儒。黃堂那許拜階除。投來名刺留中久。死後年情到底踈。失路鰥生歸去夜。同袍嘉客宴回初。始知天府聯名籍。不及霜臺薦士書。陸大慚。時楊叔向爲大參。駐節延津。聞其詩。厚款之。結爲莫逆。

徐惟和

月仙者。武林名妓也。戊子冬。閩縣徐惟和北上。過而眷之。越數夕。余至。妓詢徐孝廉不去口。翊歲下第。復過。竟諧繾綣。徐作詩云。匆匆相見未分明。別後逢人便寄聲。萬里歸期看乳燕。一春心事付流鶯。柳枝猶記當年曲。荳蔻難消此夜情。搗盡玄霜三萬杵。夢中還見舊雲英。越三年上計。復過其地。詢之。則月仙死矣。謝在杭記。

謝在杭

萬曆己丑。謝在杭與徐惟和下第。過杭州六和塔。愛其幽靜。各賦一詩。欲題壁間。而寺僧號呼。奈何浪疥。吾壁。吾且取水滌之。在杭笑不復題。越三載。在杭拜吳興司理。行部至杭。詢之。則寺僧懼罪。逸去久矣。在杭大笑。因復題云。雙旌五馬遶江城。驚起山僧合掌迎。三載重來渾似夢。終軍原是棄繻生。

劉昌言

世人常言。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之句。不知此乃宋太宗朝。泉州劉昌言。上呂蒙正相公詩。

也。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似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卻洛京居守外。聖朝賢相復書誰。昌言仕至工部侍郎。嘗獻聖德詩五十韻。得君之盛。未有其比。

閩中藏書

徐與公云。吾鄉前輩藏書富者。馬恭敏公森。陳方伯公暹。馬公季子。能讀能守。陳公後昆寢微。則散如雲烟矣。又林方伯公懋和。王太史公應鍾。亦喜聚書。捐館未幾。書盡亡矣。然四公之書。咸有朱黃批點句讀。余間得之。不啻拱璧也。予友鄧參知原岳。謝方伯肇淞。曹觀察學侏。皆有書嗜。鄧則裝潢齊整。觸手如新。謝則銳氣蒐羅。不施批點。曹則丹鉛滿卷。枕藉沈酣。三君各自有癖。然多得祕本。則三君又不能窺予藩籬也。

鬢髻

婦人戴鬢髻。天下同然。獨福州興化。既嫁仍如未嫁處子。絕不帶鬢髻。有則亦爲簪首飾之具。見舅姑之後。卽藏去矣。